李文忠公奏稿

李文忠公奏稿

卷之十目錄

淮鹽減釐加課以供京餉摺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稅務司請獎摺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畢乃爾隸籍合肥片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江蘇地方懸缺請准遴員酌補摺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
江北新漕籌辦河運摺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代奏丁日昌湖州洋務條陳摺 附清單 同治五年三月初九日
議覆鹽釐難分片 同治五年三月初九日
劉秉璋襄辦軍務片 同治五年三月初九日
茶捐請獎摺 同治五年三月初九日
南洋七關交過二成銀兩摺 同治五年三月十二日

捻股南竄扼剿摺 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
河運回空帶貨免稅摺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淮軍報效欠餉請加廣中額學額摺 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江皖防剿片 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減漕未盡事宜摺 同治五年六月十三日
部駁保案覆奏片 同治五年七月十三日
淮鹽課釐半年收數摺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分撥浙皖閩六案彙保摺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日
馬格里請加道銜片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日
籌辦椶毛摺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日
遵旨出駐徐州起程日期摺 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
保薦人才片 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

江北水災籌辦工賑摺 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
陳濬留營調道片 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
行抵清江據報捻已西竄摺 同治五年九月十九日
行抵徐州籌辦情形摺 同治五年十月十二日
江甯查抵教堂地基片 同治五年十月十六日
定購來福鎗一千桿解京片 同治五年十月十六日
謝署欽差大臣瀝陳大略摺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謝授欽差大臣瀝陳下情摺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接受關防後調度情形摺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據報各路賊情飭催各軍入鄂會剿摺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桐城吳汝綸編錄

淮鹽減釐加課以供京餉摺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爲鹽務艱難酌分擬請減釐加課以供京餉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鴻章於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戶部咨奏請
酌分兩淮鹽釐三四成匀解部庫又片奏內開近年銷數既有三
十餘萬引若照部覆整頓淮南鹽務摺內每引照從前原額減半
徵收三兩有零核算即應有百萬內外何至不敷撥解等因當經
咨商臣國藩會同籌議伏查淮南鹽課爲
國帑大宗臣等再三講求鹽釐之重雖數倍於課然綱課例在請
引之前成本不無加重完釐須待銷售之後成本可資周轉故釐
雖重而於商甚便於餉有益即於公家無損若正課遽請加增則

商情必多阻 臣國藩於同治三年十月奏報課釐捐內獲陳俟川私稍寬楚岸稍暢再奏明增課在案至今楚岸之滯銷如故戶部之撥款益繁鹽課之外復撥鹽釐查鹽釐一項專爲接濟軍餉而設其礙難酌分之故大端有二以收數而言近年造報較前似屬可觀但楚西原定釐數每引抽銀十一兩有奇及九兩有奇不等未免過重本重則價昂價昂則銷阻勢不能不隨時酌減先因場商利歸楚西每引減釐三錢以貼商力之不足繼因岸銷日疲鄂湘每引減釐三兩以疏銷路之暢通是現收之數已較原定之數逐漸核減而湘丁材都興阿等營協款雖裁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分川淮釐及在鹽釐內撥解彭玉麟內河水師兵餉及九江關稅京口旗綠營餉等項款目尚繁歷經入奏報清單部中有案可稽合算則見其多分撥則覺其少此礙難酌分者一也以用數而

言金陵各營浙勇雖已陸續遣撤積欠數與尙需籌補至山東山
西河南亦未解過山西亦久經停解山東近來所解漸次減少上
年十二月分僅解銀一萬兩是協餉皆屬有名無實此時所謂正
款惟賴各岸鹽釐之入爲諸軍養命之源且前敵淮軍之向食蘇
餉者現因蘇省貨釐大減遠路費用日增亦須酌撥鹽釐稍資津
貼若再分撥部餉三四成則餉源益窘誠恐貽誤軍事關繫非淺
此礙難酌分者二也惟查戶部奏撥本年京餉案內指撥兩淮鹽
課銀三十萬兩又另撥內務府銀三萬兩照淮南現收課銀以入
計出實係不敷應解 臣等往返函商通盤核算深知戶部籌餉之
難力求分濟只有減釐加課以供部餉查淮南每引現收報部正
課銀七錢二分爲數太微自須酌量加增但部文議照從前科則
減半徵收每引徵正雜銀三兩零而力實有未逮現在只能酌減

鹽釐先復正課湖省咸豐元年齊支綱係徵報部正課銀每引一兩七錢三分二釐九毫五絲五忽一微三纖九秒咸豐三年奏辦就場徵課即援前案徵收經部議准現定於本年三月初一日起先復此數每年約銷三十餘萬引可得課銀五十餘萬兩除川協皖餉五千兩及例支鹽廠各員養廉外餘擬備撥京餉即使本年指撥三十萬兩解足之外尚有盈餘亦必令運司專款存儲候部撥又前鹽每引另徵運庫經費銀一錢八分係同正課奏明自改新章後湖川核獎加以每解京餉一批須另備加平部飯鹽川等項爲數甚鉅前收一錢八分不敷支用擬酌加二錢每引收三錢八分仍歸外銷連正課並各計算每引加銀一兩二錢一分三釐此項銀兩未便加諸商販致使淮本益增鬪與川潞各私乘閒充斥惟有在於楚西派解金陵鹽釐項下照數減收以資部庫而

舒商力其皖岸及江甯江甘鄂食岸一律減釐照加課銀均由督銷各局扱引扣解運庫分批解部另撥內務府銀三萬兩亦即在於此項內籌解庶於中外緊餉可期兼顧所有減釐加課以供京餉緣由謹合詞繕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兩淮向收京內各衙門幣利雜款停止十數年之久幣既不存利無所出況軍需之緊如此部餉之迫如彼若再紛紛奏撥幣利萬難應解仍懇一概停徵俟軍務告竣鹽釐全裁再行妥酌議辦合並陳明謹

奏

稅務司請獎摺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爲南北洋各口稅務司經徵洋稅出力援案請
旨獎賞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通商各口徵收洋稅自咸豐四年上海一關設立稅務司幫同經理行效嗣後南北各口亦即次第舉行並添設總稅務司名目咸豐十一年五月間赫德於署總稅務司時曾將每年應收洋稅約略開報迨同治二年議定稅務司歲支經費案內截至第八結長江開口是年所徵正稅半稅及子口稅共有銀七百二十五萬餘兩聲明此後仍可較前豐旺均經總理衙門專摺
奏明又於同治三年臣 因總稅務司赫德年來經理洋稅接濟餉需用資戰勝即與實力行間無異奏蒙
恩准賞加按察使銜欽此欽遵各在案茲准總理衙門咨據赫德

申稱現值兩國借款將完又值告假回國將經手稅務各款比較總數詳細開單並稱此五年中各口稅務司均悉心查辦任勞任怨竭力襄助內有稅務司日意格美理登休士悉德喀辦巴德好博遜薄郎滿三德揭諾業經各省大吏片案奏請鼓勵蒙

恩賞給寶星此外尚有現任稅務司吉維福賈士張楊福臣贊狄妥瑪威理士張士威亞粵海關打千于頂門總送七人應如何一體獎勵令臣酌核辦理等因前來臣查赫德總司稅務現呈比較總數清單係將南北各口通年合計除去子口半稅不計外其進出口各項洋稅近已收至七百八十萬餘兩較之從前歲收總數已溢收十萬兩足為通商稅課興旺之徵該總稅務司赫德悉心經理業蒙

恩賞加按察使銜其各口稅務司俱能不避嫌怨竭力襄助現值

兩國扣款將完查照結數均有勞績所有吉羅福等自應一體獎勵臣逐加查核援照成案酌辦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稅務司吉羅福費士來馬福臣狄妥瑪威理士麥士威等六人各給一等金功牌一面粵海關扦子手頭目鮑長給予二等金功牌一面以示獎勵俟

命下之日再飭江南海關照式製備齊全分別移送祇領所需價值即在洋稅項下作正開銷至此內有外洋名字譯音參差致與檔冊不符之處應准由赫德隨後查明呈請更正除咨明總理衙門外謹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臣崇厚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畢乃爾隸籍合肥片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再准直隸提督劉銘傳轉據統帶礮營記名總兵畢乃爾稟稱該總兵本係法國兵丁同治元年在上海投效奉派在銘營教練鎗礮嗣委管帶銘軍洋礮營先後攻克楊厙江陰無錫金匱常州府縣汛城洊保今職

賞戴花翎並

賞給法什尙阿巴圖魯名號仰荷

聖恩甄敘微勞不遺化外矢以此生捐糜圖報溯自當年隨營之始即自陳願隸版圖區區愚誠五年一日當於去歲十二月具稟請示隸籍一事奉批願隸何省何縣以便

奏咨立案伏念畢乃爾孤身遠寄本無可依緣主帥暨統將兩人均係合肥縣籍乃爾在營日久所識亦多淮軍將士前此隨軍西

上曾過廬州樂其風土敦龐人情樸厚稱願隸安徽合肥縣籍幷
於縣境略置田廬俾有因依庶冀世世子孫長爲
聖朝赤子轉請察核附
奏等情前來臣查上海用兵以來洋將助剿立功膺受中國官職
者不乏其人然事竣仍回本國惟畢乃爾倉猝遇合投袂從戎當
時即欣欣然有出谷遷喬之意矢願他日受廛爲氓察其向慕華
風實出至誠不貳經臣於二年八月克復江陰出力案內隨摺奏
明欽奉
上諭三品頂戴法國兵丁畢乃爾自隨營投效以來即已冠帶薙
髮願隸版圖教習鎗礮極爲得力等因當即恭錄行知去後該將
益加感激訓練精勤奮勇苦戰三年之內屢復名城轉戰數省而
孤身孑然時時以隸籍爲念茲自陳願隸安徽合肥縣籍實因久

在淮軍營內人與地均尚熟悉得有照應臣維歷來番將立功改隸中土往往見於史冊即核諸現在通商條約之意中外人民攜家就地居住悉獲安全是久後即係人籍亦屬情事之常況畢乃爾自同治二年冠帶薙髮學爲中國語言旋又娶有妻室勢不能仍回法國似應准如所請以遂其歸依

聖朝之志益堅其畢生效命之忱該總兵樸訥謹飭尚易駕馭臣仍與劉銘傳隨時嚴加訓誡曲爲保全仰副

皇上懷柔遠人愛惜戰將之至意所有總兵畢乃爾自請隸籍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蘇地方懸缺請准遴員酌補摺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

奏為江蘇地方初定求治首重得人積年懸缺懇
恩准予遴員酌補以期人地相宜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大江南北軍務初平兵燹之餘瘡痍未復即未經被擾之處烽燧頻驚民生日促時逾一紀元氣已傷一切安集撫綏勸農興學均關緊要全在牧令得人地方庶有起色而才識之短長器局之大小秉賦之強弱不能盡同且地有衝僻俗有敦薄政有繁簡事有難易量材授任人地各有所宜明練者理繁識厚者治簡凋瘵之地宜寬惠者為之撫循浮靡之地宜方正者示之表率民情強悍之地非嚴明廉幹無以養威中外互市之地非機警縝密不能應事俗好健訟則宜用長於折獄者以息刁風地多匪類則宜用長於緝捕者以清伏莽顧全才難得但有一長足取求

其位置恆當已非易易儻復限以資格束以章程則遴選愈難而州縣之稱職者寡矣宋儒楊萬里作選法論謂不任人而任法終於信吏而不信官吏執定法以進退予奪天下之人才尚書侍郎莫之與抗莫若略小法而存大體則吏權漸輕其弊可以漸革等語名儒通論足爲良規舊例候補班人員不論繁簡均准酌補又外補各缺人地實在相需雖與例不符仍准聲明奏請欽奉

特旨准行推原例意蓋以捄弊起見必先有治人而後可責成效循資按格所以杜倖進而未足定人材故於明示限制之中仍寓變通盡利之法自軍興日久保舉人多廷臣建言部議酌加裁抑始有候補班初任人員專補偏缺之例部臣之意因其未經閱歷恐有美錦學製之虞原爲愼重職守起見惟江蘇員缺停補多年現任各官實缺甚少積年所出繁要各缺堪以照例升調者實屬

奏案者以繁調繁成例仍有未合例資升補人地多不相宜惟候
補各員委署得缺才猷卓著者其臨政親民既已確有表見即與
實缺相去無幾此外即用揀發人員亦有可用之人而到省多在
出缺之後儻嚴守定章竟有無員可補之勢查安徽浙江等省皆
因軍務前定員缺久懸擬補多不合例或請通融酌補或請以省
城克復之日作爲出缺日期均經吏部議准在案江蘇皖浙二
省被兵更久情形相同似可一律照辦合無仰懇
天恩將同治四年十二月以前蘇省所出沿海沿江沿河各要缺
及升補事故所遺各選缺援照皖浙成案准臣等督同兩司秉公
遴員酌補期於人地相宜所有出缺日期及與例不符之處暫免
核計如蒙
俞允內有應行引

見者俟接准部文給咨赴部有愿捐免保舉者飭令於三箇月內
赴京銅局補交俟本年正月以後所出各缺再行照例序補以符
定制臣等爲地方初定求治需人起見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北新漕籌辦河運摺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江北新漕遵辦河運謹將購運米數籌議情形恭摺會陳仰

祈

聖鑒事竊臣等會奏江北漕米擬請每石仍折收銀二兩四錢以一半米數按一兩四錢例價解部每石節省銀一兩合之一半折色銀兩仿照民折官辦章程買米河運奉

旨飭交戶部議令力爲其難以圖規復河運舊制遵經督飭司道迅籌妥辦旋准山東河臣撫臣咨會以河運難期妥速

奏請仍准全數折價以節浮費而資實用臣等恐運道不能修復則挽運難行不敢遽行采辦嗣於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准部咨河運甫有成效不宜旋與旋廢奏請仍遵前奏辦運毋庸再議更張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咨會到臣遵復轉飭江甯布政使李宗羲江安糧道許道身催提漕價刻速買米雇船提前趕辦茲據會議具詳前來查同治四年江北起運冬漕只有淮揚通三府州屬剔除災緩計應徵正兌改兌正耗米七萬七千三十二石四斗二升七合一勺分半起運爲數畸零擬請以正耗米四萬石試行河運其餘三萬七千餘石即按例價每石作銀一兩四錢另行派員解部伏思河運係創辦之事以配船爲最難既無官造漕艘則受雇應從民便又無弁丁押護則長途尤資周防上年試辦之船以東境汛後河乾至今未返閘多拆毁船板空身自歸以致各埠舟子籌商傳爲畏途竟無一船受雇臣等以此次試辦正漕原期規復舊制斷不可暫圖敷衍致誤遠謀若以威令迫脅開行今歲或可勉從來年决難爲繼因令優加體卹必船戶樂從方能行之久遠上年

試運水脚每石具給銀六錢部議以後不得援以爲例按海運水脚每石僅給銀四錢二分有奇誠覺河運較重第海運船大行駛四月之久每船得領水脚千有餘金尚以疲乏無力出洋現須月爲潮[illegible]河運則一船只裝米二百餘石加以二成貨物所得運費總不及二百金自淮至通非七八月不能往返毋怪其相率畏足驅迫勢窮出此現令每米一石仍給水脚及神福犒賞等款銀六錢並許以海運沙船已

奏請回空時准裝貨物免交北稅如蒙

俞允則河運船隻准其仿行應如何給照稽查另行議辦各船戶有此希冀受雇遂多因令於多船之中認真挑選務取堅實穩固者現已選雇完備飭令以揚州爲水次挨幫停泊取具承攬保結編定號數擇日受兌開行江北向產粳米無多應照

欽定章程紅白兼收糙秈並買惟以乾圓潔淨為主歲杪時因起
運未定采買稍遲本年正初米價驟增辦理極形棘手飭分投
購辦不任囤戶居奇現亦一律買就接准東河河臣函知黃河穿
運之區非五月盛漲不能浮送臣等擬令該糧道於三月上旬受
兌銜尾開行趁盛漲未至之前全幫挽抵張秋一俟汛水初生即
可儧行無阻一面飛咨山東河臣督飭廳縣趕緊修理閘壩挑濬
古淤俾利遄行並飭經過各地方官一體防護接催不准稍有羈
滯總期秋前交米俾船戶乘水回空以廣招徠而利後運惟查向
來漕務弊端互為魚肉事關相因州縣既浮收於民幫丁即取求
於官抵通之後丁胥經紀亦從而向幫丁勒索之本年解運雖屬
正漕係於無可籌備之時為民折官辦之舉總無累民累官各病
運弁較海運尤絀辦法與正漕不同所費銀錢係飭門解部折價

及漕項銀兩并旗應一律造冊報銷凡有用項無不力求撙節尚
歷以從山淮徐道通倉綱閏雜款兩款固無月批解即經齊銷兩
亦僅能照米數合銀交倉只有經紀例兒錢在所必需則仿照海
運成規辦理此外向來解漕陋規雜費一無所出恐丁胥經紀仍
沿從前勒索幫丁之弊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倉場衙門嚴行禁革隨時稽查如有需索訐求應予嚴
提究辦務使漕弊乘此裁革河運可以暢行將來江廣各處正漕
漸次添辦河船設法推廣似有益於
天庾正供倫
國家經久之謨所關實非淺鮮所有辦理章程緣由謹具清單敬呈
御覽謹會同護理江蘇巡撫臣劉郇膏合詞恭摺由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代奏丁日昌潮州洋務條陳摺 同治五年三月初九日

奏爲丁日昌擬陳潮州府城交涉洋務辦事情形據情代奏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兩淮運司丁日昌奉

旨馳回潮州原籍隨辦中外交涉事件現飭趕緊料理經手各務再行交卸起程臣以潮州一事有關通商大局該運司熟悉洋務詢切梓鄉平日必有籌慮當如何妥速了結其辦理關鍵所在能否撮要指陳當經緘詢去後茲據稟稱查潮州與洋人爲難非一朝夕之故賢者抱義憤而不願與共戴天愚者仇血忱而必欲寢食皮肉固無論已而此外不得已之隱衷不能顯白於衆者其故有二一曰惜虛聲當洋人之初欲入潮也其膽先怯有徘徊卻顧之勢潮人因而得窺虛實益爲大言以恫喝之而洋人之氣益餒

於是衆志成城以爲衆天下莫能拒洋人而潮人獨能拒之有自鳴得意之概今一旦准其入城似從前毅然以拒夷自命者忽然墜此令名騎虎難下不能不勉强支撐必使不食前言而後已此所謂借虛聲者也一曰懼貽禍洋人在潮屬之汕頭開設馬頭屢被潮人擄掠近歲入城復屢被辱恐一旦挾官威而進城恐勢益猖獗欲得昔日之屈己者而甘心焉人人皆有報復之懼固結於中於是不能入城之議持之益堅此所謂懼貽禍者也但潮城河道本窄產物不豐而洋人必汲汲於入城者其故亦有二一曰恐效尤洋人議定通商之後於内地概俱無猜獨潮州口岸不能依約從事誠恐各岸如廣州厦門臺灣之民情稍悍者相率效尤羣起而與爲難則有防不勝防之勢計凡悍者莫如潮州擇尤而抑制之使莫敢予侮即他處之前伏不動者皆將相戒而噤不敢發

所謂委刁輒族而毀卻似可迎刃而解矣一曰訐嘲笑英人自不能入潮城之後凡等國及通事之不稱意者概被目若蠻道何不遷怒於潮卒居口角輒舉以相嘗謷英人實厭苦之其始本不甚著意於入潮而終乃為不得不入之勢古稱新法皆吾黨激成者此之謂也然則潮民之不願洋人入城者情也亦勢也而洋人之不能不入潮城者情也亦勢也在潮民之硜硜爭執誓與偕亡論上氣則為公忠論大局則多窒礙況洋人屢次入城屢次受辱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屈不在彼而在我所謂刻核太過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者將於是乎在從前粵省辦理洋務當事者徒博一時順民之美名而未衡全局始終之利害馴至收壞決裂事不可為而後已日昌亟追維往事誠私心痛之此次隨同瑞麟辦理交涉事件自當抒一得之忱藉收不吐不茹之效惟日昌籍隸潮

州而住居鄉僻且遊客多年久未與潮人相習去歲在上海道任內復因粵中游勇逃匪盤踞洋涇浜以搶劫爲生匪幾釀成豐三年之變竊請誅戮首惡百餘人資遣回籍者八九千人雖滬瀆氣象一清而故鄉不無怨毒之積兼之潮人重官輕官有指引開導洋人入城之舉者輒以漢奸目之違衆立議未必遽遵日昌既奉俯命何敢復計利害即使不能顯爲倡率亦當隨地轉圜默計行店天主堂之爭能免則免不能免尚當從緩至入城之說不難於目前辦非而難於長久相安所可慮者潮人習於鬬狠素稱獷悍不慮洋人之不能入城而慮其入城之後以利術誘惑民廣收無賴之徒聯爲指臂之助燄延禍大猶足隱憂此又當稍圖防範者也茲將應辦事宜先行臚列三條繫新據情瀝奏以備

廟堂不撥鈐情臣在核所虞於本籍居民與洋人相持不下之故
頗未悉其謂不難於目前祇暫而難於長久相安識慮甚遠所擬
事宜三條似尚未中窾要臣不敢壅於上
聞理合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請
旨飭下署兩廣督臣瑞麟先行查核酌辦庶無歧誤除咨總理衙
門查照外謹繕摺由驛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丁日昌擬陳潮州府城交涉洋務應辦事宜三條繕具

清單恭呈

御覽

一立威宜留餘地也查潮民多聚族而居地近海濱鹼瘠皆所素具一夫指麾千百爲羣倘臣親臨潮郡固足脅之以威矣但脅之以威而未喻之以義督臣一去仍必尋釁生端結怨愈深且一省重官無過於督臣者儻親臨之後卦有斷斷勦除則百姓並非叛逆勸慰則更無餘地可以迴圜愚意督臣似宜駐紮府城以撫卹難民辦理善後或託閱邊爲名一面摘傳潮州得力紳士赴轅開導並擇仕潮素得民心之人員會同紳士親往撫慰勸諭彼潮民不因迫脅而准許洋人便覺恩由己出可以久安無事且督臣相距不遠明示以若再違抗隨當親臨查辦自當惴惴恐懼不敢堅

執意見且使洋人知不能逆志於百姓者固非大吏之所能迫勒亦可以杜其處處要務自立之念乃中棄遺旨宣諭河北三鎮時相李綱頗以爲非此事固非其倫然清議所在固當處置得宜也一勸諭宜曲通民志也聞從前洋人入潮時府縣勸諭紳民但責其不顧大局且云若不約束滋事定惟紳士是問言語之間幾至微色發聲宣布閭閻衆論騰沸隣省公云賊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其將誰懷潮州官民太相隔絕似宜遴何任潮屬素得民心如前任饒平縣李福泰潮陽縣周瀠等親往開導獎以敵愾同仇之義諭以淡過不先之條且許助以拔劍挺身之無益時局以矯特勝之留爲後圖萬一洋人欺壓齊民官吏必爲如約懲辦彼潮民既信李福泰等之素孚感己又感大吏之諒其苦心且幸洋人之不能卽剛報復當不致再蹈前轍聞衆阮撓不該協擠之

過於繁重者歷年捐輸出力之未叙請奬者郡邑政令之不便於民者一一為之施行裁革則百姓歡呼鼓舞自有令如流水之樂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也

一紳士中宜德才並用也查潮州紳士中之守正不阿者類多閉戶自高不干外事其足以號召閭閻唯諾衆口者率皆才勝於德似宜因勢利導隨所欲而牽制之弛張不羈之才拒之過甚反致激成事端此又不可不因地制宜也以上三條謹將管見所及略獻芻蕘至於和議之不可長恃自強之必須早計想

廟謨遠追近鑒必已未雨綢繆其餘一切未盡事宜俟至粵時再隨時稟商督撫辦理相機應變百聞不如一見固不敢遙爲懸揣也

議覆鹽釐難分片 同治五年三月初九日

再准戶部咨議覆淮南減釐加課一摺令再通盤籌畫等因查淮南鹽釐係勦捻前敵諸軍命脈所繫 臣前接匀分鹽釐部文與曾國藩統籌兼顧再四熟商惟有減釐加課於部餉可增於商本無損於軍餉亦不致大絀上年兩淮祇解部餉銀十萬兩本年照 臣等前奏辦法非但部撥三十萬及內務府三萬兩可以籌解足數但願軍情撫變銷路無阻鹽課尚有盈餘亦必全供京餉乃部中於外間情形未能深悉卽如覆奏內稱四年鹽釐單內有解安徽三款共八十餘萬兩皖省早經肅清該撫營內本有月餉用款未經核實等語查前次奏報清單惟錢款項下列解皖營眉清錢四萬六百餘千文係分濟安徽撫 臣喬松年之餉其安慶牙釐局安慶糧臺則皆係曾國藩所設前單所解釐局鹽釐尚係金陵未克

以前經曾國藩撥放湘楚各軍緊餉絲毫皆歸實用並非批解安
撫營內又擬奏內稱運庫經費一錢八分與原案不符等語查咸
豐七年經前督臣奏明每鹽百斤令完銀一錢五分以一錢二分
作為報撥正稅三分作為外銷經費經部議准在案每引六百斤
應收經費一錢八分係照奏案辦理並非與原案不符在曾國藩
遣撤各軍欠餉纍纍皆須陸續籌補其隨征留防楚軍尚有三十
餘營上年出省時曾經添募新營現復加練馬隊購買駱駝戰馬
製造營帳及洋鎗炸礮軍火器用日增而舊有之廣東江西湖南
釐金已歸還本省新撥之山東山西河南協餉又均報解無期
臣部准其自行奏請後在鄂皖豫東徐各路並未能裁撤一營
路遠供給艱餉短絀亦不得不稍分接濟以統年淮南鹽釐所入
約計尚不敷用上年將各岸應完之釐酌量預提並將淮北課釐

勉湊支放始克暇行分釐解部之議目前勢有未能至加完鹽課

前奏內聲明定於三月初一日起已通飭各局一律遵辦現惟兩

淮運使丁日昌提籌課銀十萬兩儘三月內匯解進京以應戶部

要需餘俟鹽課收有成數再行接續解部謹會同協辦大學士兩

江督臣曾國藩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劉秉璋襄辦軍務片 同治五年三月初九日

再 臣 欽奉正月十八日

寄諭劉秉璋統帶淮軍素稱得力著李鴻章即飭令該學士迅赴

曾國藩軍營襄辦軍務等因欽此 臣 查翰林院侍講學士劉秉璋

所部淮勇親兵十營及水師兩營駐防蘇松一帶均係衝繁重地

須另派一員接替防務俾可交卸起程當即恭錄

諭旨行令該學士部勒隊伍分起拔行又飭總兵況文榜帶宇營

併歸劉秉璋帶赴宿遷以厚兵力一面咨請江南提督 臣 李朝斌

由吳江之同里移駐蘇州省城酌分太湖水師並於劉秉璋原部

水師內撥出一營改歸李朝斌調遣以防水路仍添募陸軍小隊

分習洋鎗炸礮會商護撫 臣 劉郇膏酌補中軍城守營額兵認眞

操練以防陸路原地方遊匪藉可稍資鎮壓現在張總愚捻股悉

壤東境衔巡爲由東入江門戶亟須重兵布置等因曾國藩坐次咨函亦盼劉秉璋速赴此路准該學士咨報業與李朝斌會商交督蘇防先派總兵吳長慶統帶六營於三月初二日由蘇啟行劉秉璋自帶駐守松江兩營許野關榮字兩營及開花礮小隊由蘇取道鎮揚陸續前進並飭況文榜一營從高郵徑赴淸江會合大隊同駐宿遷再行相機派撥其親兵水師一營與山東臬司潘鼎新帶部駐守水師並飭往鎮江接應陸勇亦即隨同北上除到防後由何國游酌度妥辦外所有劉秉璋一軍起程日期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茶捐請獎摺 同治五年三月初九日

奏爲皖南續辦茶捐查取四卯捐數員名懇給獎敘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徽州甯國池州三府屬產茶地方經原任台副都御史張芾於咸豐七八九十等年按引辦捐彙入徽州各項捐輸分案請獎自督臣曾國藩接辦以來明定章程每引捐銀八錢同治二年復定章程加捐銀四錢每引共捐銀一兩二錢仍照向章塡發捐照由各商開具履歷呈繳牙釐局換給實收照諭例一律核獎業將頭二三卯捐生造冊請獎在案茲據安徽牙釐總局署布政使何璟詳稱自同治四年六月起至五年正月底止各屬陸續呈繳元二三四等年茶捐部照二千九百六十九張計銀十八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九錢五分四釐七毫嗣據各捐生繳到中照六百二十六張計銀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九兩六錢六釐七毫

就現請官階按照減成新例核算計正項銀四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兩六錢除所餘零星尾數銀三兩零零六釐七毫應行核銷毋庸給獎暨仍存茶捐部照二千三百四十三張係各捐生呈繳中照到日換給續收另行核獎外此次計請實職虛銜加級封典者有王炳等一百二十三名請監生貢生者有徐楷等二百七十二名造具履歷清冊請奏前來臣覆查各屬繳到官照比對銀數所請官階等項均屬與例相符除將清冊咨部核辦外仰懇天恩俯准敕部照議給獎以昭激勸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南洋七關交過二成銀兩摺 同治五年三月十二日

奏爲南洋長江七關自第一結起至二十一結止交過英法各二成銀兩數目繕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咸豐十年英法二國續約內減每國賠償銀八百萬兩在津郡先各付銀五十萬兩又在粵省各分繳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其餘銀兩從是年八月十七日起於通商各口所徵稅內每屆三箇月一結各付二成歷經按結照辦由各口將軍督撫會摺

奏咨嗣屆第十九結時承准總理衙門咨查當將交過數目開單咨報現至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又屆第二十一結期滿復准總理衙門咨據總稅務司赫德查明南洋北洋各口連天津廣東兩款在內合計英法國約應收有銀七百七十五萬兩之數未扣之

銀仍各有二十五萬兩上下併歸閩海粵海江海江漢四關於第
二十二三兩結底其各付銀二十五萬兩知有尾數仍由江海關
付清完案應知會所轄各關再將二十一結以前付過銀數詳加
復核另造細冊每結係交某國領事手收並照繕每結領單一分
由關會同稅務司核對清楚送交領事復核畫押彙齊咨呈已
經停付扣款各關從二十二結起於部撥京餉協餉之外仍按結
酌提四成委解部庫專款存儲以備要需於同治四年十二月初
五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又准各關續據赫德申稱前開第二十一結各口交
過銀兩本係約計核對報到較前約計銀數多至十一萬四千兩
請將原定閩粵漢三關第二十三結底應交之銀均另再扣即由
江海關查明尾數儘數扣清各等因均經轉行遵辦去後茲據各

該關查照總冊會單先後詳報前來臣查南洋長江七關通商各口自第一結起至二十一結止交過英法二國各二成銀兩計閩海關交過銀各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七十九兩一錢一分七釐一毫六絲粵海關交過銀各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一十八兩二錢五分江海關交過銀各二百三十四萬六千七十五兩八錢五分七釐一毫浙海關交過銀各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一錢七釐六毫鎮江關交過銀各七千一百八十五兩四錢八分五釐九江關交過銀各三十萬三千六百四十七兩六錢九釐江漢關交過銀各五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兩七錢八分二釐共計交過英國二成銀六百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兩二錢七釐八毫六絲法國二成銀六百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兩二錢七釐八毫六絲其應找尾數已飭江海關俟第二十二結之銀交付後

運前及後並合北洋交過數目通盤核算仍有應找尾數若干即
行撥數清交完案再專案辦理除將總冊會銜詳明咨送總理
衙門查收以備憑算並分咨戶部河南照外所有南洋長江七關交
過英法二國各二成銀兩數目理合繕摺由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捻股南竄扼剿摺 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

奏為東省各捻股被創悉眾南竄現籌派隊扼剿情形恭摺馳陳

仰祈

聖鑒事竊自張總愚捻眾流竄東境任柱牛洛紅賴汶洸各股在鄂省敗遁後由皖而豫而東與張逆並股悉眾鄆城鉅野境內旋因直隸提督劉銘傳涼州鎮總兵周盛波等督軍追及又有臬司潘鼎新暨臣弟昭慶所部分投堵剿該捻不得逞志於黃運兩河乃回竄蘇之豐碭將窺皖之蒙亳臣接准督臣曾國藩咨報即檄調南贛鎮總兵王永勝統開字十營由宿松馳紮臨淮以扼其衝適周盛波周盛傳等亦率部隊由歸德疾進亳州以遏其前賊遂折竄宿州分股由徐境東趨延擾銅山邳州宿遷睢甯界上游氛一片勢將偪伺清江直清淮腹地屏蔽裏下河各州縣該處二麥

正當成熟尤為堅捻所覬覦雖有學士劉秉璋駐軍宿遷總兵楊鼎勳駐軍臺莊韓莊會同總兵歐陽利見鄧長里等淮揚水師上下聯絡力扼運河以固兗沂淮海之防而清江兵單究為可慮 臣商令長江提督黃翼升輕舟駛往布置水路又飛調古州鎮總兵劉士奇統奇字七營由東壩拔營北渡計旬日內可抵清江現據劉銘傳馳報由豐縣追賊而南途次疊獲小勝四月初五日率隊進解豐縣城圍復躡賊而東周盛波等亦於二十六七日在徇澤縣境與張總愚捻股悍戰數次 臣批飭劉銘傳會合周盛波等從西北進追並令劉秉璋偕劉士奇王永勝等到防後相機從東南兜剿總須趁地勢以布局各軍漸偪漸近首尾互應乃能收夾擊之效惟賊騎剽忽善於避兵旁竄 臣軍鎗隊笨重四路遠隔往往追遏不及當隨時與督 臣曾國藩漕 臣吳棠妥籌調度力維全局

所有捻股肉氣涨隊剿堵緣由謹繕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河運回空帶貨免稅摺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奏為江北河運新漕設法開行並遵議准帶貨物免稅章程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照同治四年江北漕米起運四萬石經 臣 等籌議河運

章程會奏欽奉三月初一日

上諭上年漕船回空停消東境日久未歸若不量為變通無以廣

招徠而利後運著照該督等所請每米一石給銀六錢並准照

海運沙船之例回空時准裝貨物免交北稅應如何給照稽查示

以限制之處由該督等妥議具奏等因欽此遵即轉飭江安糧

道趕緊受兌依限起程適值捻勢東趨淮徐告警兌米稍事停頓

茲據該糧道許道身申報前項漕米四萬石均已受兌齊全於四

月十五日自揚州水次起程督率委員押護北上又准東河河 臣

張之萬飛咨迎捻竄擾東境窺伺運濱尚未遠颺深賴運河攔禦已將各閘加下版板攔蓄水勢滕嶧二汛減壩缺口均未堵築各州縣挑工未能空水興挑請將漕船稍遲啟行上駛等因臣查漕米既經兌齊啟運固難遲令截留東河因防務未能興挑亦屬勢所必至第思挑濬運道原圖漸復河運舊規但使東境各工酌量挑濬沿途捻氛稍遠閘壩無阻漕船當設法挽行庶可乘汛水盛漲之時浮送渡黃若開駛過於後期則臨事必至貽誤現飭該糧道隨時探明捻蹤相機運行各幫進止過淸江後由漕臣吳棠督飭照料沿河水道深淺不一仍仿照上年試運辦法在途酌雇剝船遇淺起剝以利遄行一面分咨署臣曾國藩山東撫臣閻敬銘轉飭守河營員地方官弁按站巡防撥護以昭慎重至船戶來回所帶貨物飭令該糧道以裝米輕重價值科算如重運一船裝米

三百石准帶二成上宜六十石其貨物價值不得過銀一百二十兩回空之船准帶成本銀五百兩之貨均以置貨發票爲憑由糧道督飭委員查明按船開單黏發護照並諮各經過關卡驗照放行俾示限制所有漕米兌齊設法迅行並妥議帶貨免稅各緣由理合會同漕運總督臣吳棠合詞由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淮軍報效欠餉請加廣中額學額摺 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七

奏爲淮軍水陸各營報效欠餉請加廣本籍中額學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部湘淮各軍截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積欠軍餉發遣例與數目於上年六月初一日開單奏報聲明貴州兵營忠字等勇營不領餉票報效舊欠銀七萬二千七百四十八兩一錢八分五釐三毫六絲七忽請俟覈案辦理續據統領淮勇提督銜記名總兵張紹棠鄭國魁按察使銜江蘇候補道吳毓芬及 臣弟昭慶等稟稱所部親兵中營護軍中營桂字正副兩營松字新中營親兵正中營春字中營先鋒芬字營魁字正前兩營水師親兵後營華字正副左右四營共計十五營自同治元年先後編立成軍開支口糧日期遲早不一年來餉源短絀積欠日增各該營官傳集哨勇曉以大義共體時艱願將歷年欠發餉銀截至四年底止

全數報效不邀獎敘請爲本籍加廣中額學額等情當經飭局將
各營官籍貫及欠餉實在數目併案詳晰查覆除籍隸外省之貴
州兵營雖據報效行糧尚有原省坐餉可領要與勇營不同無庸
核計外所有 臣弟鶴章暨部山字正副左右四營春字右後兩營
撫標水師前營將領弁勇多係皖人計欠發餉銀三萬五千七百
七十七兩七錢四釐三毫此次所報親兵中營等淮勇十五營計
欠發餉銀二十七萬三千八十兩一錢三分九釐六毫六絲七忽
通共欠餉項下報效銀三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七兩八錢四分三
釐九毫六絲七忽詳核前項銀數按照奏定章程請廣文武鄉試
定額各一名又一次文武學額各四名尚屬有盈無絀據報銷局
司道查明詳請奏辦前來 臣查此起淮軍身自皖北凡統領營哨
暨勇夫人等籍隸合肥一縣者居多現雖粵逆殄除而撚氛方熾

迩且流氛皖境僻向長淮該將士等身在行間深知籌餉日艱願
效忠忱以爲各軍之倡尚屬急公好義顧全大局合無仰懇
天恩敕部查議准以銀三十萬兩加廣安徽省文武鄉試定額各
一名以銀八千兩加廣廬州府一次文武學額各四名俾作士氣
而昭激勸除將營官籍貫欠餉實數造册送部核辦外所有淮軍
報效欠餉請廣中額學額緣由謹會同安徽撫臣裕松年安徽學
臣朱蘭繕摺陳請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皖防剿片 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再東路捻股於五月初八日在徐州之荆山橋經直隸提督劉銘傳所部擊敗後全數竄出徐境惟時涼州鎮總兵周盛波提督周盛傳等適由蕭縣追賊至徐又截之於大廟牛浦地方張總愚一股向西北逝往歸德單縣等處任柱牛洛紅等股與張逆相失折而南趨遂渡渦淝兩河竄入懷遠鳳臺境內淮河南北伏莽竊發有句捻過淮之謠淮南腹地空虛居民驚徙撫臣喬松年函稱皖軍力薄難支急求援救臣以周盛波等為張總愚月股牽綴恐未能引軍南來因令現駐巢湖署皖南鎮總兵王可陞分派陞字兩營拔隊北渡移守廬州並檄南贛鎮總兵王永勝由臨淮分隊赴懷遠臬司劉秉璋由宿州進蒙城與楊鼎勳王永勝等會合相機兜剿茲可稍遏兇鋒劉銘傳一軍終歲馳驅疲勞已甚前經督臣

曾國藩奏明在濟甯休息兩月旋因追勦東下已至徐州即在徐城暫駐據該提督來函以賊勢趨重皖北自願調成六安保全故土臣已批令剋期兼程入皖如能早到廬六一帶當可無虞所有近日江皖軍情理合由驛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減漕米盡事宜摺 同治五年六月三十日

奏爲確查蘇松等屬裁減浮收案內未盡事宜詳細聲明請
旨勅下遵守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等接准戶部咨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李鴻章劉郇膏奏查明蘇松等屬裁除浮收實數並請旨永
禁大小戶名目等弊一摺前因江蘇蘇松常鎮太等府州屬額賦
太重經該省督撫等奏請裁減按照全額計減去制錢四十萬餘
千當經降旨允行朝廷加惠閭閻實足以蘇民困惟江蘇積習已
久各州縣徵收漕糧之時每有大戶藉詞抗欠任意短交致各州
縣有所藉口而裁減之惠徒以供不肖官紳之朘削而無益於民
嗣後江蘇各州縣開徵漕米漕折不准復立大小戶名目其包漕
索規等弊著一併永遠禁革如有京外職官舉貢生監仍稽大戶

爲名與各州縣爲難嘗私抗玩卽著該省督撫奏請褫革從嚴懲
辦該督撫務當督飭各屬秉公徵收亦不准於例定折價之外稍
有浮冒抑勒違則從嚴參辦此旨卽著李鴻章等勒石遵行並出
示曉諭俾紳民咸知咸奮一律淸完餘著照所議辦理等因欽此
應卽通飭各屬欽遵辦理惟查蘇省浮收之弊約有三端漕居其
二地丁漕款居其一漕米徵本色者弊在加收斛面徵折色者弊
在高擡米價其地丁漕項徵條銀者弊又在高擡銀價上年裁減
浮收經 臣鴻章暨前護撫 臣劉郇膏督飭 臣柏蔭在署蘇州布政
使任內飭屬查報仿照浙江江西現辦情形折衷定議本色收漕
每石餘耗以三斗爲率折色收漕每石折價年內以四千五百文
爲率年外以五千文爲率徵收地漕各款條銀每兩折價以二千
文爲率所有啟徵各屬業已一律遵行尙無窒礙惟現在減定地

漕條銀折價之數既應遵
旨勒石所有減定徵漕餘耗折價各數自應一併通行勒石永遠
遵循復經飭司通盤稽核除鎮江府屬各縣徵收條銀從前折價
較少向係徵不敷解若概令照現定折價數目完納小民未必樂
從應於漕米米折收數內通融抵注庶幾官不朘民民不累官容
俟啟徵時另行附議具
奏外其常州一屬向辦情形前此未經周悉之處現亦一體查明
照減定實徵數目通盤核算約計蘇松常太四府州漕米項下共
減去浮收米三十七萬四千餘石浮收漕折錢一百六十七萬六
千餘串地漕項下共減去浮收條銀折價錢四十萬餘串謹另開
清單恭呈
御覽仰懇明降

諭旨再行詳悉宣示以便欽遵勒石永遠奉行此後設遇銀米翔貴有不得不與時變通之處仍當遵照部行於啟徵時奏明辦理據署蘇藩司王大經蘇糧道奇克坦泰會詳請奏前來謹會同漕運總督臣吳棠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部駁保案覆奏片 同治五年七月十三日

再 臣自同治元年三月赴滬督師維時大江以南盡陷於賊以上海一隅之地當數十萬方張之寇成敗利鈍本非敢知仗
天威諸將用命即帷幄之士亦皆同仇敵愾荷戈相從用能規取省垣旁收郡縣三年之內攻下江浙二十餘城軍需太繁則用才必廣其節次出力人員何忍沒其勞勩以致士氣不揚查吏部奏定章程除攻克城池斬擒要逆不准越級保升及免補免選本班又軍務省分人員如經別省督撫帶兵大臣因勞績保奏即一律議駁等因自應遵照辦理惟 臣自歷辦保案必俟克復數城後始請獎勵原屬慎重戎賞起見數准部咨有助勦解圍而議駁者有以舊勇隨戰首先登城加獎而仍駁者似定章未盡畫一 臣先在皖南北軍營幾及十年凡籍仕皖省如劉佐禹周德棟等其籍隸

皖省如吳儉徐文達方鴻周馥任本照鮑國治等皆由積年留心訪察深知其才能可用始調赴上海軍次若責其力而轉靳其賞委以策效將來復查異常得力實爲營中必不可少之人例得聲明請

旨恩准將劉佐禹等十七員悉照所請以資激勸並將諾穆歡布立功年月及孫錦原銜錯誤之處

敕部分別核准更正此外本部議駁尚有勞績卓著之員俟各營詳查到日隨時核明據實懇

恩施斷不敢稍涉冒濫理合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淮鹽課釐半年收數摺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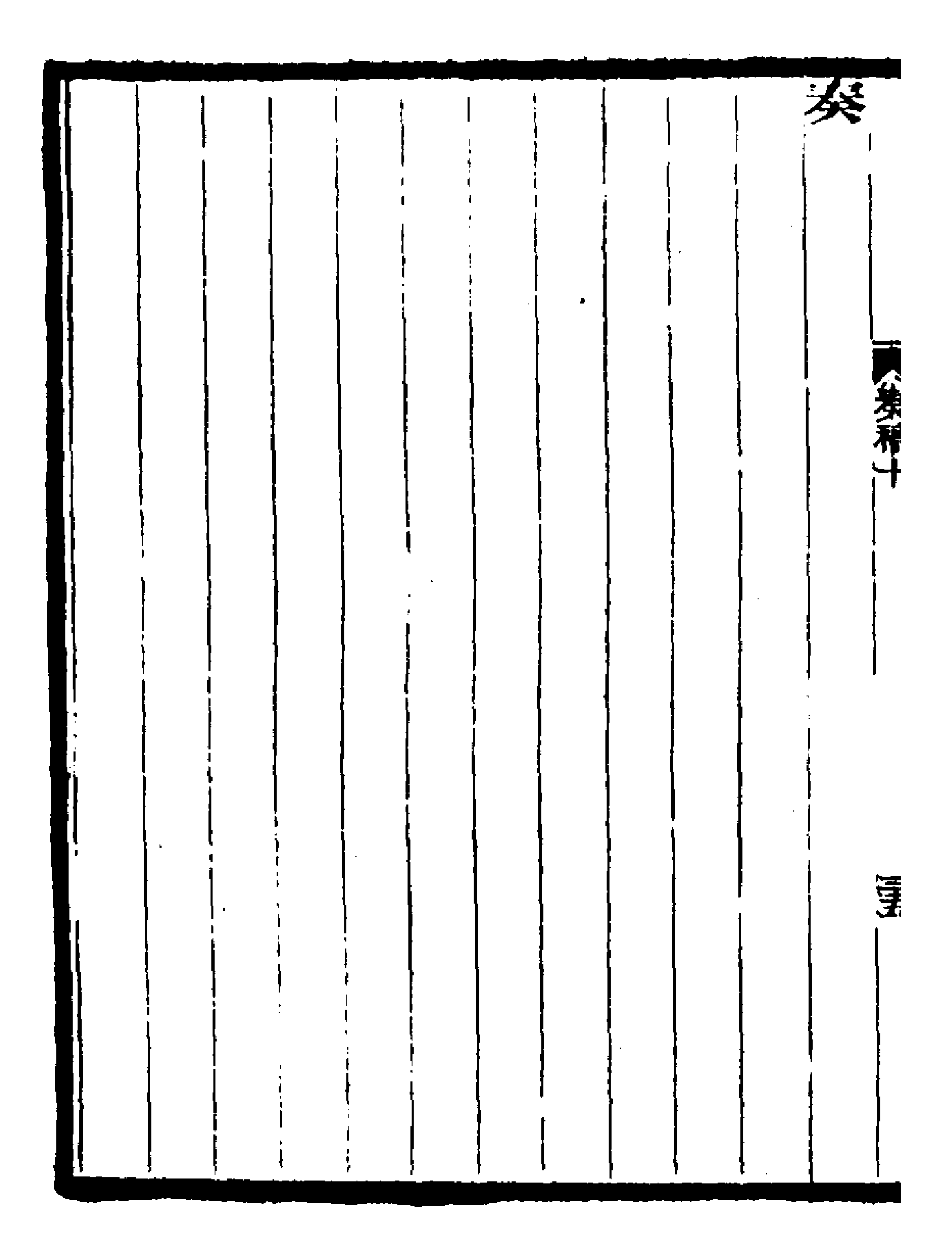
奏為恭報同治四年下半年淮南徵收課釐數目仰祈
聖鑒事竊照淮南鹽務經曾國藩奏定新章請將所徵課銀按半年奏報一次各處鹽釐隨課並報欽奉
諭旨敕部議准前已報至同治四年六月底止在案茲查四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年底止共收課釐銀一百七十九萬九千一百六十八兩有奇又收鹽釐錢十七萬七千九百三十二千有奇以上半年收數併計共收銀三百十九萬餘兩又收錢三十二萬餘串較三年分加增一百餘萬之多總由運疏銷漸收成效各省緊要軍需聊資接濟但臣溯查從前鹽法屢振屢蹶其致壞之由皆由初定一章偶著小效人人視為利藪俄焉而引額加之俄焉而課項增之甚至鹽規陋費融銷帶徵名目疊出內外爭索取用日繁則

商利日薄正項亦日虧不數年而積重難返於軍國大計奚所補益今淮南運道雖已暢通而鄰私未及堵引地未盡復其新章尚有起色者惟在保固商本禁絕浮費涓滴歸公不似昔年之濫徵濫應是以歷奉部文飭加正課祇能在於派解金陵鹽釐項下酌量減收以供京餉未敢加取於商轉令聞風裹足至所收課釐下半年共徵一百七十餘萬兩乃係總收之數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派分五十餘萬兩稍充鄰省軍需此外如彭玉麟黃翼升水師軍餉涇九江關稅京口旗綠營餉皆須分款協濟曾國藩前此餉源以皖東江西湖南釐金爲大宗早已奏明歸還本省目前勦捻兵餉專恃淮南鹽釐兼須支發湘楚各軍留防新糧遣撤舊餉統師日久需用浩繁以入抵出不敷尚多江西湖南兩局共計虧欠下六萬餘兩急待撥補本年每引又減鹽釐一兩一分三釐加入

正課月減二錢加入經費即使各岸銷數與上年相仿釐銀必形短絀況鄂省三四月間川私跌價搶售淮鹽滯多積壓近日運河決隄浸沒場竈漢江發水淹及鹽倉於額運銷路均有窒礙實可焦慮據署兩淮鹽運司程桓生具詳請奏前來除將各冊咨送部科外謹繕開清單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部查覈再前准部咨以兩淮鹽釐用款轇轕奏請飭查當經臣查明前次報解安慶牙釐局安慶糧臺銀兩實係四年上半年所收鹽釐經曾國藩撥放湘楚各軍除新餉外有補發金陵未克以前欠餉前奏未及聲敘明晰並非以四年之釐作三年之用況釐局支放有月日可稽印領可考亦斷不能以應銷之款牽入免銷數內即經縷晰備文咨覆戶部合併陳明謹



矣

分撥浙皖閩六案彙保摺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日

奏爲蘇軍分撥浙皖閩三省疊克城隘之水陸員弁兵勇及籌餉轉運出力人員遵

旨查明六案彙保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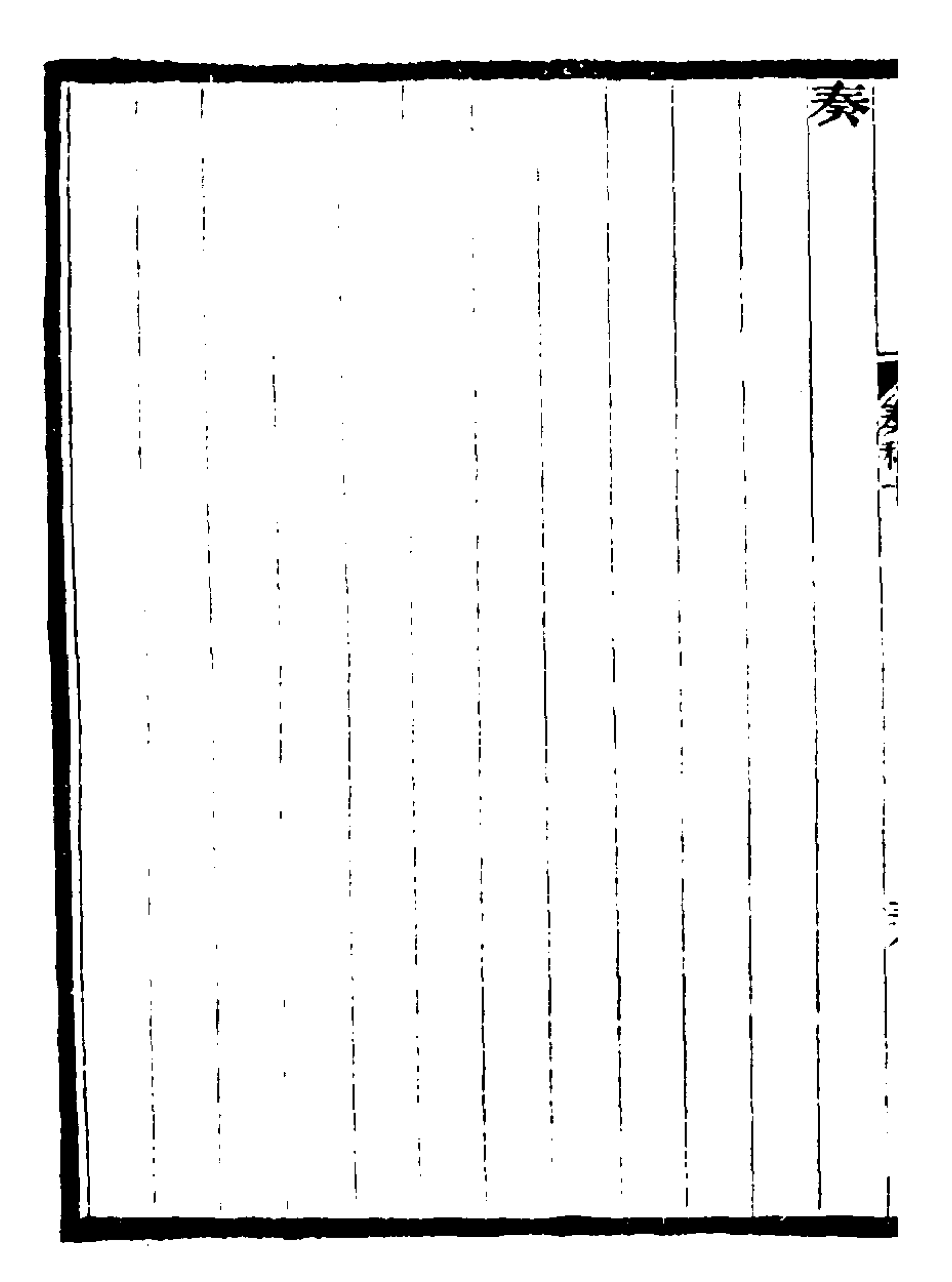
聖鑒事竊自蘇常既復賊聚浙西逆酋黃文金楊輔清等堅踞湖州勢將爭我太湖之險同治三年五月臣商調長江提督黃翼升江南提督李朝斌各帶所部水師並檄令直隸提督劉銘傳福建提督郭松林總兵楊鼎勳劉士奇王永勝臬司潘鼎新劉秉璋及諸統將等各帶所部陸師分道入浙擊退賊援五月二十四日直搗長興縣城克之乃由太湖兩岸進營並進七月十三日李朝斌潘鼎新環攻晟舍賊巢又克之劉銘傳一軍由安徽之建平縣經趨廣德郭松林楊鼎勳王永勝劉士奇各軍先拏大德橋尹隘橋

兩隘徑取湖州。二十七日諸將會戰大破賊於八里店遂克湖州府城。二十八九等日旋拔四安併克廣德州城及於四年三月遵旨飭派郭松林楊鼎勳督師由滬航海入閩會攻漳州漳浦不數旬而府縣兩城俱下在事出力員弁經臣六次奏奉諭旨查明覈奬遵經恭錄轉行去後玆據各該營詳查勞績分別等差先後開摺請奏前來伏查臣部水陸百數十營請保各員合計之似覺其多分計之或嫌其少況此次援剿三省攻克五城四隘湖州廣德復而浙皖肅清之始漳州漳浦復而閩粵賊殄滅之機現當東南七省大功告成各路軍營均得撤戈退息獨蘇軍將士全數調征北捻方且馳驅終歲攻戰不休即剿辦人員越境相從重洋遠涉躬親戰陣出死入生亦不過自鋒鏑之餘以冀尺寸之賞臣仍逐加核減期於無濫無遺相應分繕清單仰懇

天恩俯念粵逆剿辦告竣從優准照所請破格獎勵以資激勸除
千總以下各弁及六品藍翎等項循案造冊咨部核辦外所有分
撥浙皖閩三省出力員弁六案彙保緣由謹繕摺由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陳湜各營經臣曾國藩先後調赴東皖豫等
省剿辦捻逆遠隔數千里移駐無常輾轉駁查有需時日是以彙
奏稍遲合併陳明謹
奏

馬格里請加道銜片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日

再英國兵官馬格里前在臣營教練鎗隊設局仿造西洋火器著
有成效當經奏蒙
賞給三品頂戴該兵官感激思奮講求洋器製造益精在局四年
始終不懈每慕
聖朝聲教冀得一中國文職俾可誇示同類以遠耀島洋查此次
克復湖州等城被敵摧堅炮得開花礮彈之力論功行賞該兵官
亦應酌予獎勵可否懇
恩准將三品頂戴馬格里
賞加道員虛銜以示優異之處出自逾格
鴻施理合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籌辦樸毛摺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日

奏爲籌款派員采辦樸毛備解部庫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准工部咨以成造各

壇

廟樸毯並常朝樸毯需用樸毛向例行文兩江總督飭屬辦解現在庫無存儲待用孔亟所有欠解之十五萬斤

奏請行催辦解等因經臣飭司查明產樸之甯國池州太平三府地方久經賊擾樸樹盡被砍伐無從采辦應派員前往江西湖北產樸處所酌量辦解據署安徽布政使吳坤修詳稱奉取樸毛向以五萬斤爲一批茲奉催辦十五萬斤司庫實係無款可籌擬即辦解五萬斤以供支用其應需正協價值等項在於司庫正款內動銀一千五百兩耗羨項下動銀四千九百餘兩派委幹員徑赴

江西湖北等省采辦等情請
奏前來臣查皖省司庫支絀籌款維艱而京樑要需未可緩解應
令設法采辦五萬斤備解供用餘俟地方樑樹興復庫款稍裕再
行察辦所有籌款酌辦樑毛緣由謹會同安徽巡撫臣喬松年合
詞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遵
旨出駐徐州起程日期摺 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

奏為微臣遵
旨帶印出省進駐徐州恭報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曾國藩函咨張總愚任柱各捻股於八月十六夜由汴南衝破隄牆恐竄東竄已派直隸提督劉銘傳山東臬司潘鼎新兩軍追出曹單濟甯一路江蘇臬司劉秉璋蘇松鎮總兵楊鼎勳右江鎮總兵張樹珊等三軍先後拔行回顧徐州韓莊一路仍商令臣親赴徐州就近調度等因臣以此次捻眾竄而東不旬日間蔓延菏曹鄆城鉅野一帶乘虛疾走勢欲搶渡運河查沿運上游開河斷口以北有東軍分防韓莊八閘有臣弟李昭慶一軍分防兵力皆單誠恐顧此失彼連日接據探稟劉銘傳潘鼎新各軍均入東境分路齊進自當酌就地利布局兜剿以取前

後來戰之勢惟中原平曠賊騎飄忽若雖越過運河必將回竄徐
皖腹地空虛亦甚可慮 臣已飛檄南贛鎮總兵王永勝統開字十
營由六安拔隊渡淮馳赴泗州暫駐並飭道員吳毓芬由揚州酌
帶華字四營前赴清江暫駐又在江甯省防抽調副將鄭國榜等
魁字兩營總兵吳殿元親兵一營徑赴徐州城外暫駐均俟 臣過
清江後相機調遣正在分派各隊料理啟行間欽奉
諭旨飭 臣迅即攜帶關防馳赴徐州調度湘淮各軍防衛淮徐以
東各路並與閻敬銘商辦山東軍務互相策應等因伏查兩江總
督兼轄三省地方公務極繁又須籌餉籌兵兼辦洋務徐州相距
較遠 微臣才智短絀實慮前後不能兼顧第曾國藩久勞在外病
體未愈捻眾全股東竄邊防萬分吃緊但使力所能勉何敢稍有
諉延現將地方尋常事件暫委江甯藩司李宗羲代印代行凡有

關軍事餉事及通商衙門地方緊要事宜均飭遞徐州行營核辦
至江甯省會山地時有湖江游匪劫掠亟飭藩司李宗羲會同署
江安糧道杜文瀾記名提督張紹棠所統親兵鎗礮五營暨督標
中軍城守各營嚴密巡防 臣部署粗定遵即於九月初九日由省
啟行順過高郵查勘運隄衝缺如何堵築情形前往清江與漕臣
略商一切俟到防布置察度賊勢妥籌調度續行具奏外所有微
臣由省啟程前赴徐州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保薦人才片　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

再准吏部咨開五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直省道府州縣歷經各督撫隨時保奏特予擢用者頗不乏人第恐循分無奇之吏尚未能盡登薦剡著各督撫於所屬府州縣內留心查訪如有盡心民事政績可紀爲紳民所愛戴者即臚列事實具奏候旨調取引見以備任用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講求吏治愼擧賢才爲勝欽感竊維今日急務以求才爲最要若擢用兼備器識閎遠者固未易言　臣忝膺疆寄五年於茲籌餉籌兵兼任地方從事不下數百員隨時留心察訪如運司丁日昌才猷卓特糧道王大經操守廉介均已仰蒙

擢用此外州縣循無華實心任事屢試不渝者尚不乏人敢舉所知以備器使查有分發補用道錢鼎銘江蘇舉人操行貞篤條理精

密同治初年蘇省淪陷上海危急該員來皖乞師首定援滬之策隨 臣 攻剿籌備軍需始終無誤上年委辦出境勦捻各軍轉運糧餉軍火通籌全局緩急得宜調和軍民輿情翕服實屬久歷艱苦最爲得力之員又保升江蘇補用道尙梯江西舉人廉正勤苦志趣堅卓從軍數載皆於公款不染絲毫同治三四年委辦常鎭招墾撫卹事宜躬親布衣草履問民疾苦節次密查要案嫉惡如仇今秋下河水災飭往賑撫扁舟徧歷核實散放吏畏民懷足備循良之選又江甯府知府涂宗瀛安徽舉人曾國藩於二年十一月開保奏稱其踐履篤實治官事如家事嗣遷稱斯缺 臣 見其志慮忠純勤求民隱挈挈不倦興書院以教士招流亡以墾荒賑施窮黎嚴懲衙蠹俾彫敝地方漸有起色殆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又保升知府借補長洲縣知縣蒯德模安徽附貢才識明

而能斷自蘇城克復後湖營首發凡通商惠農緝匪減漕諸大政皆隨同艱苦經營一洗蘇州浮滑之習清理積案獄無留訟紳民愛戴翕然以上四員雖未必遽能勝艱鉅之任要其勵行修飭治事勤奮錢鼎銘蒯德模才略較優高梯涂宗瀛質地坡樸用其所長均可振疲玩而裨吏治應如何破格擢用之處出自聖裁惟捻患正急臣方出省督師不獨錢鼎銘高梯承辦轉運賑卹各要務未可暫離即涂宗瀛蒯德模現任省會守令巡防彈壓尤資熟手難遽交卸赴京應請旨暫緩調取引見俾資臂助所有遵保循吏緣由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江北水災籌辦工賑摺 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

奏爲江北大水成災請撥司庫存款並另籌捐項以賑災黎而濟要工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本年夏閒雨水過多湖河漫溢淸水潭二閘決口江北高郵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阜甯各屬悉被淹沒當經派員往勘挪款撫卹一面飭令江甯藩司預籌堵築巨款並辦捐賑偕資以濟災民臣於七月十三日附陳大概在案玆據該藩司李宗羲詳稱此次裏下河災重且廣自秋徂冬爲日正長亟須量加賑卹惟當庫藏支絀款項難籌祇有酌盈劑虛諸從節省如山陽阜甯等縣尚有高區薄收者飭派印委各員勸諭紳富勉力捐輸或買米平糶或設廠煮粥因地制宜酌量妥辦其餘高郵興化等州縣盡在水中無捐可勸必應撥款賑助現在撙節估計今歲冬賑

來春接濟至省約需銀十餘萬兩而堵築漫口又須東西兩隄並舉蓋西隄爲東隄之屏蔽西隄不築則湖水毫無收束東隄口門刷寬已將三百丈遲堵一日卽下河田廬多淹一日明年春汛湖水復來不但春花無望並秋禾亦不能種此隄工尤萬不可緩者也如於今冬水落之時併力趕堵則費半功倍約須銀二十餘萬兩統計工賑兩項共須銀四十萬兩向來堵築河工賑濟災民均在本省藩關各庫請撥銀兩近年蘇關錢糧未盡啟徵兩淮鹽課久未復額各關商稅幷無可撥之款江藩司所收錢糧僅有淮揚通海四屬而兵災蠲緩徵解無幾今届大水入款更絀輾轉籌思實無長策或謂款無可撥捐尚可籌然江北勸捐向賴裏下河各州縣今下河既全遭水患祇通州海門如皋泰興四處稍有收成紳富連年捐輸業已筋疲力盡亦斷難如數取盈查江藩庫僅有

提存揚防節省項下歸還同治三年將軍富明阿借用漕價撥餉銀七萬七千六百六兩零又淮海等屬四年分漕糧折價解存銀二萬二千一百兩零又歷年扣存解部餉平銀五千三百五十五兩零又三年官捐京倉米價未經撥用銀七千五百兩零又近年牙行捐領部帖積存銀八千七十兩以上存庫正雜各款共銀十三萬餘兩應請儘數撥充工賑要需此外不敷尚多再會同運司設法籌捐等情請奏前來 臣查江南北用兵十數年惟裏下河一隅幸稱完善今年高寶運隄漫口遭此奇災難民渡江而南者疊飭各屬收當耕牛招墾荒田分別留養備値惟老弱孤苦輾轉溝壑不知凡幾飢寒交迫勢將束手待斃爲目前救荒計不能不急籌賑濟爲來年農事計又不能不迅辦隄工現値北路軍務未平餉需萬緊別無鉅款可籌應如該司所請仰懇

天恩准將前項存庫各款令撥工賑之用不敷則勸令地方紳富

及淮南鹽販酌量籌捐以圖補助溯查咸豐六年江省籌辦捐米

抵賑上年金陵善後捐輸均經奏准按照籌餉新例減成給獎此

次捐辦工賑銀兩事尤重大若不優予獎敘難期踴躍應請援案

照例銀遞減二成准報捐實職虛銜

封典翎枝等項如本身不願請獎並准移獎子弟親族由司先給

實收隨時造冊報部換給執照其貢監職銜擬查明藩庫有無舊

存空白部監各照先行塡用仍開單咨部續請頒發如蒙

俞允當即分別飭司趕辦並將請撥銀款及所收捐項撙節動用

計工賑所需若干俟事竣一併造報不准絲毫浮冒以歸核實而

重款項所有江北工賑要需請動撥存款及籌捐辦理緣由謹會

同調任閩浙總督漕運總督臣吳棠護理江蘇撫臣郭柏蔭繕摺馳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濬留營調遣片 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

再前任安廬道陳濬奉

旨開缺調取引

見已據報交卸請咨惟查該道由翰林御史簡放江西南安府知府咸豐十一年閒前安徽撫臣李續宜訪聞該員操行廉潔奏調赴皖適值安慶克復臣正在曾國藩營中目擊省城彫瘵情形亟須賢吏佐治曾國藩復奏請

旨將該員調授安慶府知府莅皖之初百事草創飲冰自勵勤政愛民署中未延幕賓鉅細躬親招集流亡振興學校在任五年境內無不墾之田鄉曲有絃誦之樂皆由該員與民休養所致該員樸訥長厚貌粥粥若無能有兩漢循吏氣象曾國藩同治二年奏保摺內謂陳濬貞介清定雖才力較薄而月計有餘固篤論也其

心地政績上司或不盡知皖中士民無貴賤皆知之昨聞卸事入
都該省紳庶攀留不得有來轅訴歎者有寓書請貸者誠以撫臣
帶兵遠駐省會根本得一好官則民心較易維持臣係皖人采訪
輿情甚爲愛戴不敢稍避嫌怨匿不上
聞該道京官十餘年疊蒙
先皇帝召對引
見似非軍功出身未曾赴部者可比臣現帶兵赴徐切近蒙亳皖
事頗有交涉行營正須差委顧慮
聖恩可否暫准留於臣營以備調遣仍請
旨量予擢用以順民心而裨吏治謹附片據實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行抵清江據報捻已西趨摺同治五年九月十九日

奏爲微臣行抵清江據報捻已西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九日將帶關防由江甯啟行業經奏報在案十三日過高郵赴清水潭漫口履勘水勢漸就平緩督同在工文武籌議興作仍須先堵西隄次築東隄現節逾霜降亟應遴派委員分投購料籌捐剋期趕辦十五夜行次清江與漕臣吳棠晤商大略十六日即接直隸提臣劉銘傳飛報該軍與潘鼎新所部在鄆北梁山接仗大勝後捻逆由鄆城西竄銘鼎兩軍緊躡其後初四日追抵曹州該逆屢次拒敵與我軍一日數戰見仗即敗捻殺解散極多該兩軍由考城分進一進杞縣一走睢州初八日劉銘傳抵睢是日五鼓賊即由睢州西南竄走探其趨向似由扶溝一帶過賈魯河等語又據徐州鎮道稟稱捻衆有由歸德西竄頗

毫之說計豫皖交界均形喫重賴有劉銘傳潘鼎新劉秉璋楊鼎勳張樹珊各軍分道兜剿當可不虞滋蔓而徐州雖屬重鎮目下軍情較鬆臣適感冒風寒在清江舟次延醫服藥數劑擬卽力疾循運河北上察勘沿隄長牆籌商水陸主客各兵戰守責成再赴徐郡從容布置所有行抵清江捻已西趨緣由謹繕摺由驛具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行抵徐州籌辦情形摺 同治五年十月十二日

奏為微臣行抵徐州籌辦布置防剿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過清江於九月十九日專疏具陳次日即力疾由
運河北行察勘沿隄長牆興築已將就緒二十五日抵宿遷縣准
山東撫臣閻敬銘咨會任柱賴汶洸捻股由豫回竄晝夜疾馳二
十一日復猛撲運防勢甚剽悍當飭沿運水陸各軍實力嚴守臣
即倍道前進與為聲援二十九日過邳州境內欽奉二十五日
寄諭飭臣酌撥兵勇赴山東協同進剿以資厚集等因遵又檄催
直隸提督劉銘傳臬司潘鼎新等迅速回援赴東兜擊並令臣弟
昭慶所部分防濟甯韓莊各營過河扼紮攔頭截堵適據潘鼎新
稟稱已於二十日自豫啟行二十八日至嘉祥縣北遇賊一擊奪
馬數十匹擒賊目朱金彪一名旋因肥城黃崖山土匪起事移撫

臣閻敬銘飭往進剿等語又准劉銘傳報稱二十七日行次曹州聞賊由鉅野南竄二十九日追至鉅境之崗店即派馬隊進抄賊館捡賊數十奪馬數百初一日又追及於馬山口縱橫攔擊生捡二百餘人尾賊恐乘輜重回奔被各圩寨搜殺殆盡前隊之賊排紮不動當令劉盛藻由西路唐殿魁由中路該提督同黃桂蘭等由北路我軍前進一步該逆即退一步追十餘里田廠安丁汝昌二營衝入賊陣各營趕上猛進賊衆紛紛潰散張景春等馬隊由後抄擊該逆自相踐踏死者無數追抵金鄉縣東北又殺賊千餘降馬賊二十三名等語臣於十月初三日行抵徐城據徐州鎮道西竄初二日賊騎先由金鄉竄至豐縣是日大股南趨離徐百數十里臣即將隨帶親兵三營並李昭慶留徐四營分布城廂旋爲守禦惟據劉銘傳捡獲賊供任賴等逆窺東旣不得逞仍圖竄擾

淮徐窺撲運河臣在徐州尚可力扼要衝但恐該逆避兵繞竄睢宿泗靈處處空虛已檄調南贛鎮總兵王永勝統開字十一營進紮皖徐交界之雙溝古州鎮總兵劉士奇統奇字七營進紮迎河西岸衛邳州捻蹤若即東竄即令該二軍迎頭兜剿內可屏蔽清淮以東各州縣外可與劉銘傳李昭慶等軍前後夾擊又添調水師分扼運河上下使無旁逸之患仍隨時會商曾國藩妥爲調度以期翦除賊勢仰慰

宸廑所有抵徐布置防剿情形理合繕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江甯查抵教堂地基片　同治五年十月十六日

再江甯查還教堂臣前將允於城內給地並擬暫給寓所緣由緘達總理衙門照會法國公使與可少安無躁乃續准總理衙門咨鈔示六月間法公使照會拉維詩屬令人髮指其間牽涉此案指爲臣處遲延仍欲索教堂原地實則教士雷遹駿在江甯時自愧翻悔難於措詞遂回上海慫恿公使興波已可概見臣查法國之志不在通商而在傳教彼亦知所到之處民情鑿枘未能躋躋滿志因而致憾於疆臣橫加傾陷顯相脅偪總理衙門被其嘵瀆揆時度勢或慮外間辦理過當爲之極力調停固已煞費苦心惟彼族恫疑虛喝是其慣技得隴望蜀亦其常情臣與交涉最久如白齊文戈登前事風浪極大究其曲不在我以理相持以誠相感終可消弭無形至尋常通商傳教於恪守條約之中每有相機通

融之處似不至以微嫌細故遽成決裂亦不得因其恐嚇脅迫遂無限制且即明知辨爭無益而入手之初彼氣過盛而欲太奢幾莫測其所底止況輿情不順公論沸然勢亦未可以勉強則不能不辨爭不能不稍容以折其氣而逆制其無厭之心此又辦理洋務不得已之實情也臣渥受

厚恩濫膺重任於

國體大局兩當兼顧此案法公使先斷以三月爲期未嘗不可辦結然任其指索誠恐後難爲繼民心不服而該教士之狡譎變詐倏去倏來臣疊准總理衙門咨催知法使雖力持異議該教士固陰俟轉圜因飭上海關道應寶時及臣營教練洋槍法國兵丁呂嘉招之使來復於赴徐啟行時而囑江甯府涂宗瀛等俟其到省仍照前議妥辦未便移豐備倉屋以徇其請現幸仍以小桃源

前地為抵給堂基之所亦據完案既可稍挫其嬌強之意亦尚不至拂乎輿情合再將前後擬辦情形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同治五年十月十六日

定購來福鎗一千桿解京片

再臣前准總理衙門函稱以奉省擬練洋鎗隊屬詢上海現存洋鎗能否湊足千數將來京中亦應豫備存儲須內有螺旋者洋人名來福鎗名爲購辦等因當因此項鎗件外洋頗爲貴重上海並無存餘臣處勦捻各軍需用洋鎗請派請換者紛至沓來均係先時定購即飭蘇松太道應寶時會同委辦委員知府劉瑞芬沈保靖等向洋商地亞士定購來福鎗一千桿限五箇月由輪船運滬茲地亞士於九月二十日運到英國照貨來福鎗一千桿驗明鎗質精堅準頭極遠實爲軍中利器每鎗加皮條一根火門磯蓋釘一箇每五桿加開鎗起子一箇每二十桿加鑄彈鉗子一箇計共裝五十四箱由道驗收轉詳前來臣查此鎗係京營待用要件轉瞬北洋凍阻恐無輪船搭解已飭撥蘇松太道應寶時將前項來

砲鎗一千桿並隨鎗器具搭裝輪船派委江蘇補用知府樊敏桂
管解於十月初十日開行運赴天津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轉解
赴京以備撥用除咨明總理衙門及三口通商大臣查照並飭將
價值運脚由江海關正稅內提給外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謝署欽差大臣懇陳大略摺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爲欽奉

諭旨恭謝

天恩並懇陳大略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曾國藩著再賞假一個月在營調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必須迅將東股辦竣方可騰出兵力專意西路卽著通籌全局妥爲辦理應否移紮豫境適中之地並著酌量奏聞等因欽此仰祈

聖慈俯鑒

訓示周詳欽感之餘倍增惶悚伏念臣一介庸儒毫無知識前在蘇省蕩平寸功皆由諸帥協力將士苦戰而成臣並無指揮謀略

猥衆
厚實濫膺重任夙夜悚惕前奉
旨飭令進駐徐州本係總督管轄之地距東應辦之防請淮以東
徐蒙以南如兵力能及臣皆責無旁貸固不敢稍有推諉茲復奉
命接署
欽差大臣則凡髮捻所到之區寇入東手之際皆將責望於微臣
以臣學術短淺才力薄弱實難勝此艱鉅非敢沽謙抑之虛名拘
辭讓之末節揆時揣分戰慄惶悚誠有不能自已於衷者惟茲經
聖諭因曾國藩積勞致疾重煩
廑念令臣暫行署理爲一時權宜之計若再三堅辭往返耽延既
無以仰體
宵旰之憂勞且令曾國藩病軀久代揣誼亦覺歉然輾轉思惟

仍仰懇

聖明從俗節議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剿捻事務或俟曾國藩調理就痊仍令督辦理俾臣稍安愚拙獲免大戾感戴高厚曷有旣極但就目前局勢有必須豫為籌度者有不敢豫為限制者請為

聖主一一陳之上年九月奉

旨令臣帶兵馳赴河洛臣即懇一離本任則糧餉軍火均無所出當將可慮三大端據實詳細披陳在案曾國藩本年八月二十三日附片奏稱將帥帶兵剿賊非督撫手有理財之權者籌餉必不應手係閱歷真切之語年餘以來曾國藩在前將帥臣在後籌餉思難與共休戚相關雖士馬未盡飽騰而臣之心力實已交瘁然謗亦所不辭自臣來徐州踰[illegible]月後將糧餉轉運相隔漸遠每恐

呼應不靈若再逐賊出境遠駐豫省軍務大局未必遂能有濟而各軍餉需本任公事必多貽誤卽蒙派員接署督篆各有責任各有作爲何能與前敵將士相連始終如一若強爭則徒失和衷若隱忍則必分畛域軍需利行掣肘斯功效全無潰敗立見 臣去年捐內閣已言之詳且盡矣且 臣自問本心於一切榮利素知恬淡若從此脫卸地方事件專意辦賊事機可壯神智不紛猶可勉力報效若因餉缺而潰亦非朝廷所以用 臣督師望 臣成功之意 臣從軍十數年稔知軍情利鈍之由其樞紐不在賊之難辦而在糧餉軍火之難接濟付國藩老病侵尋自萌退志 臣何辭切懇徹請若不耐軍事之勞頓卽請回任籌餉坐鎮要區彼總以精力衰邁相期然亦以物捻全軍專恃兩江之餉若經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與 臣再四密商迭

撫議談可以入
告是不得不仰賴
朝廷之聲威區處矣今
諭旨並未令人接辦江督與通商要件而詢及應否移紮豫境臣
若至豫省邊界離江甯千餘里離蘇滬千數百里軍餉之調發屬
吏之稟承文牘往還動踰兩月未有不遲誤者後路根本重地抖
新復之區又多通商口岸設有騷動更難兼顧臣反覆推究事理
務求一是綱領全在得人
皇上若仍令臣兵餉兼籌須以駐紮徐州而止應仍如曾國藩前
奏東路稍鬆當回金陵或駐清江力籌餉運乃足以固軍心而維
大局捻逆在東則督飭各軍就近兜勦捻若竄豫則體察諸軍之
勞逸東路之防務更番酌調跟追前往與鮑超曾國荃等軍會合

夾擊劉銘傳等忠勇奮發臨敵應變均尚可靠臣隨事商籌調度
似不致遽有失機若
皇上專責臣以討賊在本境可兼督地方駐剿省卽不能兼督地
方如不兼督地方軍需當責之何人缺之當如何處置非一二空
談能有實濟此必須豫爲籌度者也至捻逆久成流寇臣軍打仗
雖尚得力而兩隊太少不及賊馬之多且悍曾國藩固屢言之臣
到徐後審察軍情可以勝賊而尚不足以滅賊蓋賊敗後抱隊急
走日百餘里我軍步隊至速日七八十里賊隨地擄糧我軍須齎
糧而行現各軍略道中駝齎糧不過何日何日之後就地采辦而
賊過處人煙荒涼城鄉窮苦往往停留三四日購不出一日之食
且餉銀遠道解送亦不應手兵士忍飢趕路備倍太緊恐生潰變
我停一日賊去已數百里此剿捻追賊之苦前親王僧格林沁所

統馬隊尚多而仍賊不振者職是之由曾國藩接手後有懲於此故始爲設立四鎮旋議扼守運河沙河使地勢收窄賊勢較蹙較易兜勦目下運防水深隄密尚可扼住冬春淺涸尤須加意其門係河沙河地段太長人力難齊終辦不成爲今之計自應用謀設阱徐圖制賊或驅之於山深水複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或陰招其飢疲裹脅之眾使其內亂殘殺脅則投降免死給資遣回以解散其窮魔致死之心而披離其黨羽或另有設守致困之法容 臣與湘淮各將帥及各省督撫相勢妥籌但能同心協力與有殲賊之時軍事隨時隨地變幻無常此不敢豫爲限制者也至任賴等逆東竄之股甚忿撲運河不動即下竄清淮經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各軍分路兜擊月餘幾於無日不戰劉銘傳追偪尤緊奔馳尤苦據報該逆已於二十二

目由鉅野西北竄去似向鄆城一帶劉銘傳等亦跟蹤而進趁地
勢以圖夾擊惟前有黃河水套之阻西南出曹考地勢散漫無可
阨扼恐仍由此入豫或回汞傷均未可知准曾國藩來咨已派劉
秉璋周盛波兩軍東來如能早到當飭會合兗鄆以厚兵力而期
迅殲所有欽奉
諭旨恭謝
天恩並臚陳大略情形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授欽差大臣瀝陳下情摺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恭謝
天恩瀝陳下情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曾國藩着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陛見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着授爲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欽此並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日奉
上諭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曾國藩回兩江總督本任授李鴻章爲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該大臣膺此重任自當益加奮勉以竟全功等因欽此當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初八日奉
上諭李鴻章俟曾國藩回任後辦餉有人即著相度情形馳赴前
敵軍營就近調度等因欽此伏念臣前奉
諭旨命臣暫署
欽差大臣當經瀝陳微臣智短才薄難勝此任仰懇
聖明從容籌議另簡知兵大員督辦軍務或俟曾國藩調理就痊
仍復辦理誠以督臣曾國藩老成重望自受
命剿捻以來其於地勢賊情分防合擊無在不焦勞籌畫特捻匪
剽疾流竄迥非粵逆之比官軍往來追躡力有所窮是以奏功未
能迅速微臣自揣設有奇謀勝算可以過之乃荷
聖恩倚任加以策勵欲再辭則跡涉畏難欲前去則後無付託日
夜輾轉怵惕萬分仰冀

皇上洞鑒兩江所出餉需實關剿捻全軍命脈
特命曾國藩回任籌辦俾臣後路無掣肘之虞
聖慈曲逮俯察艱難無微不至臣等應如何感奮復何敢稍有推
諉致誤事機謹當恪遵
諭旨俟曾國藩回任後料理交卸馳赴前敵惟臣深知曾國藩積
勞久病時形疲憊其前奏不能見客及畏閱公牘等語皆係實情
屢接來函深以地方公務煩重精力不支必欲堅辭回任臣雖專
函商懇但既屢請開缺在先亦自恐貽誤於後其素性耿介量而
後入固久在
聖明鑒照之中捻股現竄入豫曾國藩適在西路計鮑超劉松山
所部湘軍已由曾國藩檄往陝汝一帶其餘各大枝皆臣淮軍舊
部臣卽未受

欽差關防本可辭商調度臣暫不赴豫亦尚無妨設臣與曾國藩
皆離本任根本重地孰與維持於大局確有關礙感激之餘不無
過慮臣惟有隨時勉循職守殫竭駑庸以報
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悚籌慮懇忱理合繕摺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接受關防後調度情形摺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奏爲接受關防後籌商調度大略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恩命飭授

欽差大臣當經具摺恭謝

天恩嗣准兩江督臣何國濟派江蘇候補道林桐芳衡州協副將胡正盛齎送關防於十一月二十三日馳抵徐州臣即於是日恭刻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開用惟據涼州鎮總兵周盛波等稟報任賴捻股自羅山擊敗十四五等日經皖軍在固始扼剿該逆折向西南由商城竄光山繞山而逸周盛波督軍由光州四十里鋪越山追之十六日

至白雀園該逆狂竄已過界竄向湖北麻城竄去周盛波因行糧缺乏俟派弁催提餉項到營即入鄂追剿湖北撫臣曾國荃現駐德安之武勝關頭兵均在西路自必派隊迎擊安徽撫臣英翰來函已派總兵張得勝等軍分紮六安之流波磻霍山之漫水河黑石渡等處六霍門戶節節防備亦當不令闌入臣與曾國藩咨函籌商以此股捻逆勢已窮蹙湖北黃州各屬毗連皖西潛太英宿一帶皆山多田多之處行險可扼賊騎不易施展若我軍分路併進會合鄂師設法兜截或趁地利以圖撲滅現已派直隸提督劉銘傳江蘇臬司劉秉璋自周家口拔隊進固始商城與周盛波張樹珊分道入鄂由東北兜剿兼可屏蔽皖省鄂軍自隨州德安而下由西南進戰兼可回顧腹地惟念鄂皖之交圩寨最少積糧較多賊匪到處可以掠食但能蹙之以兵力而不能困之以飢餓又

鄂豫交界山徑紛歧此伏彼竄尤在意中將來賊之出路不綏隨
東向南陽則由光羅回汝信是豫省南路仍須扼紮重兵以備回
竄夾擊之用現飭全軍營務處李昭慶統帶南贛鎮總兵王永勝
開字馬步十一營徐州鎮總兵董鳳高馬步七營暨所部親兵由
陳州周口直進汝甯信陽擇要屯駐俟時若賊久踞鄂中李昭慶
到信陽後仍酌量分隊入山協勦若賊由鄂出竄相機整備迎擊
鮑超如即赴秦南陽一路似宜令豫軍宋慶等預爲扼堵以昭周
密正在繕摺閒欽奉十一月二十七日
寄諭淮河北岸應仿照黃運兩河辦法一律嚴守等因臣查目下
冬令水涸逆賊雖過淮南淮河自桐柏發源甚微由信陽下至固
始數百里處處淺窄可渡似難節節置守且由隨棗出唐鄧即繞
淮河而往腹裏即扼淮亦不能堵其回竄也臣軍有進勦之兵更

無分防數省之兵臣現駐徐州控制北路千餘里江境內僅留總兵劉士奇七營東境內僅留臬司潘鼎新十一營地曠兵單空虛已甚如賊北竄則張虛聲以恐嚇其餘各營分防運河者斷難抽動就目前大局而論臣督篆未卸政務極煩因不可遠離徐州倘國藩力辭回任又駐周口距鄂豫較近相機調度必無貽誤臣仍隨時悉心會商並籌催後路餉糈轉運以利師行諄諭諸將戮力戰守以赴機會冀得早殲醜類仰慰

聖廑所有籌商調度大略情形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據報各路賊情飭催各軍入鄂會剿摺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爲據報各路賊情並飭催各軍入鄂會剿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疊奉十二月初一初二初四初六初九十二十三等

日

寄諭飭催鮑超劉銘傳張樹珊周盛波等軍分道入鄂會剿臣查鮑超一軍已於初六日由信陽拔隊赴新野樊城劉銘傳劉秉璋兩軍於初四初六等日抵信陽初八九日分起拔往棗陽此三軍者均已入鄂之北境分路前進正得迎頭攔擊之勢張樹珊一軍於初二日由麻城馳赴黃安之河口與周盛波會合初六日進應山之廣水驛周盛波一軍在黃安候提餉銀初五日進應山之馬口僦此二軍者均已入鄂之東北境合力進取又得從旁兜剿之勢據劉銘傳張樹珊等稟報皆接湖北撫臣曾國荃來函商令劉

銘傳劉秉璋會於棗陽擱頭進佰張樹珊周盛波由應山折赴應城與郭松林等會剿十二月初一日郭松林等軍在安陸之楊家灣遇賊大戰獲勝初五六等日捻逆仍聚鍾祥之臼口一帶賊衆以數萬計緜亙頗遠又據探稱該逆於襄河淤淺處竄越前股擾及荆門之石牌驛後股尚踞安陸境內未知確否揣度逆情初欲從安陸遁竄隨棗回豫現行飭趕劉銘傳等大枝勁旅由西北壓下則回竄無路必又竄屯襄河左右仍窺腹地曾國荃是以函飭張樹珊等由德安應城協同兜剿非循後面曾國荃老於兵事 臣從飛飭諭將就近秉承指示相機妥辦必不貽誤事機惟有可虞者兩端各軍在襄河東岸兵勢四集壓賊一隅適屆冬令水涸難保不偪急避兵偷渡河西則荆襄完善不免蹂躪鮑超由襄樊直下正可擋其北面鄂省兵力或能遮其西面此可虞者一劉銘傳

劉秉璋張樹珊周盛波皆淮軍出色者尚在金陵轉運支應亦設在安徽之正陽關今深入鄂境相隔千數百里餉運艱遠人地生疏有匱乏難繼之勢據各軍稟報入鄂後日行六七十里山徑重疊較東豫百里爲尤難勇夫足裂羸馬蹶者不一而足其飢困形狀可想賊在襄河東岸尚可勉奮馳驅若至襄河以西恐難強令遠去此可慮者二欽奉

寄諭鄂省地勢既非平曠馬力不能施展若各軍四面夾擊齊心併力必可痛挫其鋒以後勢如破竹易於剿辦等因仰蒙

聖明指授機宜曲盡事理曷勝欽服目下軍勢既集網羅已張鄂省西南有漢江之阻較東豫地形平曠者有閒曾國荃久擬誘賊入險三面兜剿以期聚殲無如本省兵力不厚圩寨過少賊得飽掠亂竄然懾於郭松林等之追兵猛迅雖陷數城未敢屯踞少停

喘息鄂軍實甚出力此次颺颺劉銘傳抵襄陽後該逆如尚未出鄂境冀就地圍剿痛挫其鋒 臣 昨緘商曾國荃謂勿以賊速出境爲望而以設法殲除爲謀曾國荃與諸將均同此意但賊極飄忽未知能辦到否嗣後該逆即在鄂中久屯旁逸似無礙於鄂省大局而有益於滅賊大計也惟鄂邊山境歧出此擊彼竄恐仍乘閒回豫 臣 前咨商曾國藩派令李昭慶統率王永勝董鳳高等軍馳赴汝甯信陽擇要屯紮以備鄂賊回竄時迎頭截擊李昭慶現已於十一日由周口拔隊赴汝防董布置又據統領老湘營總兵劉松山自洛陽稟稱探聞張總愚捻股於初四晚由臨潼縣屬之交口雨金鎮渡過渭北已於關山鎮西豫讓橋一帶屯踞等語先准劉蓉飛咨張捻回竄渭華將欲偷渡同朝是晉西河防與秦中腹地均甚喫緊該逆既經渡渭一時似不能回豫不致與鄂中任賴

各逆句合闖山西臬司陳湜水陸布守頗嚴又有曾國藩所派劉松山張錫嶸等營分屯洛陜與陳湜就近策應雖屆嚴冬河凍成橋礮船難以得力但宜分軍沿河嚴紮凡係晉省完善之區俟能超殄減兩股自當遵

旨折赴陜中徐圖堵勦所有近日各路賊情並防備各軍入鄂會勦緣由理合恭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李文忠公奏稿卷十